



痔 Piles Studies

Vol.2, No.1, 2026 内痔专栏



排泄物的科层制： 论《构石》中的工具理性回潮与批评者 的自我共谋

以《构石》（S.H.I.T.）为代表的学术整活刊物，常被视为东亚高压学术体制下的一次达达主义（Dadaism）突围。然而，本文通过对该刊物的文本分析与社区治理逻辑考察，指出其本质并非对学术权力的解构，而是工具理性对排泄领域的深度殖民。这种反叛呈现出一种典型的“宋江式招安情结”：通过对学术八股（格式）的恋物癖式模仿，行动者试图在主流评价体系之外，重建一个镜像的权力金字塔。这并非权力的真空，而是权力的“代偿性假肢”。



省流：

大他者的凝视：在屎坑里也要卷KPI

排泄物的科层制：论《构石》中的工具理性回潮与批评者的自我共谋

包大人醒世恒言¹

摘要：以《构石》（S.H.I.T.）为代表的学术整活刊物，常被视为东亚高压学术体制下的一次达达主义（Dadaism）突围。然而，本文通过对该刊物的文本分析与社区治理逻辑考察，指出其本质并非对学术权力的解构，而是工具理性对排泄领域的深度殖民。这种反叛呈现出一种典型的“宋江式招安情结”：通过对学术八股（格式）的恋物癖式模仿，行动者试图在主流评价体系之外，重建一个镜像的权力金字塔。这并非权力的真空，而是权力的“代偿性假肢”。

关键词：构石；工具理性；格式恋物癖；招安情结；景观社会

一、引言：作为“景观”的学术排泄

在东亚，“内卷”已不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，而是一种生理性痛觉。当这种痛觉蔓延至学术生产的末梢，便催生了《构石》（S.H.I.T.）、《Rubbish》等“废刊”的兴起。这些刊物专门收录被主流 SCI/SSCI 拒稿的研究，或鼓励研究者以极严肃的学术规范论证极荒谬的命题。

表面上看，这是一场学术界的狂欢节，是巴赫金笔下那个颠覆等级、亵渎神圣的时刻。参与者似乎在用“无意义”来对抗优绩主义的暴政，用“屎尿屁”来涂抹象牙塔的洁白墙壁。

然而，如果我们将目光穿透这层戏谑的表象，会发现这并非一场真正的反叛。德波（Guy Debord）在《景观社会》中指出：“景观是资本积累到这种程度的结果：它变成了影像。”在《构石》中，我们看到的是“学术生产积累到这种程度的结果：它变成了排泄物的景观。”

这种整活并未逃离工具理性的铁笼，反而是在铁笼的角落里，用排泄物搭建了一个微缩的笼子。它不仅没有消解学术科层制的压迫感，反而通过模拟科层制（模拟投稿、模拟评审、模拟刊号），将这种压迫感内化为一种娱乐形式。这不再是反抗，这是“权力的内化与游戏化”。

本文试图揭示：这种看似荒诞的“学术排泄”，如何不仅没有成为自由的出口，反而成为了优绩主义最隐蔽的共谋者。

¹ 包大人醒世恒言，克莱登大学政治哲学专业，研究方向为研究方向为基于现实主义的小区大妈地缘博弈，与如何在缺乏利维坦的微信群聊中建立霸权稳定。

二、宋江式反叛：格式恋物与权力的代偿

《构石》的许多支持者将其比作当代的《新青年》，视其为打破旧学术规范的先锋。但笔者认为，这是一个误读。

1. 革命 (Revolution) 与造反 (Rebellion) 的错位

《新青年》是“革命”。它试图推翻的是孔家店，是旧有的价值体系本身 (Why we write like this?)。而《构石》是“造反”。正如宋江只反贪官 (学阀/审稿人) 不反皇帝 (学术评价体系的神圣性) 一样，《构石》的投稿者们从未质疑过“通过发表论文来获得认可”这一核心逻辑。

他们痛恨的不是八股文，而是“自己没有资格写八股文”的无力感。通过建立一个专门收留“垃圾”的期刊，他们并非要炸毁梁山，而是要把梁山招安成朝廷的一个分部。他们潜意识里的渴望是：“看，即使是垃圾，只要经过了格式的洗礼，也能登堂入室。”

2. 学术格式的“恋物癖”

为什么这些整活文章一定要煞有介事地撰写摘要、引言、方法论和参考文献？为什么不直接发一条微博或知乎想法？

因为在东亚学术圈，格式本身已经脱离了内容，成为了权力的图腾。这是一种典型的“格式恋物癖”。弗洛伊德认为，恋物癖是用某种替代物 (如高跟鞋) 来掩盖阉割焦虑。在这里，学术格式就是那个高跟鞋。投稿者在主流学术圈遭受了“阉割” (拒稿/边缘化)，因此他们疯狂地迷恋这套“学术制服”。

当一个人用最标准的 APA 格式来写作一篇关于“如何科学地摸鱼”的文献时，他获得的快感不仅仅是幽默，更是一种“权力的代偿”。他在那一瞬间，通过模仿统治者 (主流期刊) 的语言和姿态，短暂地窃取了统治者的权威。他觉得自己像个将军，尽管指挥的是一群苍蝇。

3. 对“大他者” (The Big Other) 凝视的渴望

拉康 (Lacan) 指出，欲望永远是“大他者的欲望”。《构石》的参与者声称自己在自嗨，但他们极度渴望被看见。那个“沉淀区”和“化粪池”的分级制度，以及对入选构石的渴望，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依然住着一个抽象的审稿人。他们并没有走出全景敞视监狱 (Panopticon)，他们只是在监狱的墙上画了一扇窗户，然后假装自己在窗外，却依然在用狱警的标准 (点赞数、创意度、逻辑自洽性) 来相互规训。

结论是残酷的：这不是学术的解放，这是在学术的废墟上进行的一场 Cosplay。他们想要的不是推翻庙堂，而是证明“老子也能进庙堂，哪怕是屎做的庙堂”。

三、工具理性的回潮：算法暴政与数字帝国主义

如果说“格式恋物癖”只是这一群体的心理代偿，那么最新的《S.H.I.T 治理公约 1.0》则标志着这种代偿已经实体化为一种微缩的算法“暴政”。

1. 数字帝国主义的幽灵

公约声称要拒绝 AI 为核心的治理，寻求人类社区自治。然而，其核心手段却是建立一套基于博弈论模型、“S.H.I.T 分数加权算法”和“自动降解协议”的系统。

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官僚主义在数字化上的迭代。创作者们展现出一种对“人”（编辑/审稿人）的极度不信任——因为人有偏见，有学阀习气。于是，他们转而拥抱数字，他们天真地认为，只要将权力外包给冷冰冰的代码和权重，就能实现绝对的公平。

然而，正如凯茜·奥尼尔（Cathy O'Neil）在《算法霸权》中所言：“算法只是被写入代码的偏见。”当《构石》试图用“动态调整的话语权”来取代“编辑的主观判断”时，它实际上是在建立一个看不见的独裁者。这个独裁者不需要面对道德指责，因为它只是一个公式。但这比任何人类暴君都更难推翻，因为你无法与公式谈判。

2. 重新发明影响因子：绩效的内卷

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这群试图逃离主流学术评价体系（SCI/ImpactFactor）的人，在荒原上重建家园时，竟然重新发明了他们最讨厌的东西。

公约中提到的“量化个人贡献”“确保话语权随质量动态调整”，本质上就是 H-index（H 指数）的尸体复活。主流学术界为了高引用率而互相挂名、追逐热点；而《构石》社区为了高“S.H.I.T 分数”而内卷脑洞、讨好大众。这证明了韦伯（Max Weber）关于“铁笼（Iron Cage）”的预言：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，人们无法想象一种不基于计算和排序的秩序。

哪怕是在一个纯粹为了整活的社区里，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依然是底层逻辑。那个被称为沉淀区的地方，不仅是低分稿件的坟墓，更是失败者的耻辱柱。这种残酷性，丝毫不亚于被 Nature 拒稿。

四、价值理性的废墟：性别议题与野蛮的回归

当《构石》将全部精力投入到“怎么算分”“怎么降解”这些工具理性问题上时，价值理性（Value Rationality）——即关于“什么是善”“什么是应被尊重”的伦理判断彻底缺席了。这种缺席直接导致了社区在社会议题上的“野蛮回归”。

1. 赤裸的算计：将亲密关系货币化

社区中出现的《请女神吃饭追女神的成本分析》等热门选题，是极佳的病理切片。在主流刊物中，这类选题通常会被伦理审查委员会（IRB）毙掉，不仅因为其学术价值存疑，更因为其隐含的伦理风险。但在《构石》中，只要模型建得好、逻辑自洽（工具理性达标），它就能成为“好文章”。

这暴露了工具理性的极致冷酷：它将人（尤其是女性）视为变量，将情感视为可计算的成本收益分析。在这些模型里，女性不是具有主体性的人，而是“待攻克的客体”，是可以蒙特卡洛模拟算出的概率事件。这种将人际关系完全绩效化的逻辑，正是现代性危机的缩影。

2. “兄弟们”的呼唤：去价值化后的父权复辟

社区视频中频繁出现的“兄弟们”称呼，并非偶然的口误，而是潜意识的社会学真相。它证明了：一旦抽离了“政治正确”和伦理审查这些所谓的束缚，社区并不会自动走向自由平等，而是会滑向社会默认的“出厂设置”——父权结构。

主流期刊的伦理审查虽然繁琐且有时显得虚伪，但它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共识（价值理性）。《构石》的实验残酷地揭示了：没有“善”的指引，“真”（纯逻辑/纯算法）就是一种野蛮。这里的去中心化，实际上去掉了文明的遮羞布，让原始的支配欲望裸奔。

五、结论：现代性的西西弗斯与递归陷阱

至此，我们可以对《构石》现象做出最终的病理诊断。

它不仅是一个荒诞的笑话，更是一则关于当代治理逻辑的寓言。它展示了我们在面对秩序真空时的想象力贫困。投稿者们像西西弗斯一样，试图推开那块名为学术体制的巨石，结果却在山脚下，用自己的排泄物和算法，黏合成了另一块一模一样的巨石，并继续周而复始地推动它。

最后，作为本文的作者兼审稿人，笔者必须承认一种递归性的悲剧：**当笔者用这些复杂的政治哲学黑话来解构《构石》，难道不也是另一种优绩主义表演吗？**

笔者撰写本文的动机，潜意识里包含着一种智力上的傲慢，即试图通过指出“你们的反叛是假的”，来确立“我的洞察才是真的”这一认知等级。

这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递归陷阱：

1. 做题家卷 SCI；
2. 失败者卷《构石》以嘲讽做题家；
3. 批评者发《痔》以嘲讽《构石》。

这种层层套娃的批判，本质上依然是在争夺话语权。只要我们还在渴望发表、渴望被看到、渴望观点被认可，我们就没有一个人真正逃离了这套系统。

尽管如此，《构石》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。在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结构下，它充当了一种赛博安慰剂。它不能治愈学术便秘的顽疾，但它提供了一个让大家围观拉屎的公共厕所。对于那些被优绩主义碾碎的人来说，看到别人的 idea 也被扔进沉淀区，或许能获得一种平庸的连带感(?)。而对于笔者而言，承认自己也是这个荒谬游戏的一部分，或许才是通往诚实的唯一路径。

但这或许正是《痔》这本期刊存在的意义：它不负责治愈，它只负责痛。因为只有痛感，才能证明在这个被麻醉的算法时代，我们的神经末梢尚未完全坏死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S.H.I.T. Editorial Board. (2026). S.H.I.T. Governance Protocol 1.0: A Proposal for Decentralized Academic Evaluation. S.H.I.T. Community Archives.
- [2] Debord, G. (1967). *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* (D. Nicholson-Smith, Trans.). Zone Books.
- [3] Lacan, J. (1978). *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-Analysis* (A. Sheridan, Trans.). W. W. Norton & Company.
- [4] O'Neil, C. (2016). *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: 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*. Crown.
- [5] Weber, M. (1930). *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* (T. Parsons, Trans.). Routledge.
- [6] Foucault, M. (1977). *Discipline and Punish: The Birth of the Prison* (A. Sheridan, Trans.). Pantheon Books.